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虜遭王莽敗光武即

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虜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

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文選卷五十二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

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眾欲有分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禹而禪之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

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

爾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

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良曰暨及

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

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

武王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

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

也雖其遭遇異世善本作禪代不同至于應

天順民善本作其一揆善本作焉也

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

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

紹之漢書贊曰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善曰

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

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

氏帝系曰帝堯封于虞為火德漢書贊曰漢

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

帝之符有神母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



符應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地所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地所有大  
 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地所有大  
 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  
 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白由是言之帝王之祚  
 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向曰懿美也善曰春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五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良曰言必有大有大功厚利  
 之業也善曰史記崇侯虎曰然後精誠通  
 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  
 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  
 周公曰道洽政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  
 治澤潤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  
 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  
 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治而百姓

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  
 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  
 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  
 濟曰屈起謂平起於匹夫也善曰世運五  
 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  
 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世俗見高  
 代埤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偃同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起於布衣人所由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  
 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漢書高  
 適遭暴亂得奮其劍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  
 下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取天下善  
 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善  
 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擣之時  
 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鹿取天下若逐野鹿



得鹿天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

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向曰神器

悲世人之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

逆之意也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

也孟子曰孔子曰天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春秋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

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

良曰無菜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賊隸

之人曰無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

不升謂之饑流隸移賤隸也左氏傳曰道壅謂

有千等輿臣隸也饑或為殓肯悅曰道壅謂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衣也短褐重衣

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

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

斛之金也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子

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為人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

命不可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

損益也可得而妄處哉翰曰言不可妄處也善曰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故雖

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內為神明主也故雖

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

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鑊烹醢分裂皆殺也鑊

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

潤鑊伏鑊烹醢分裂皆殺也鑊

鑊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  
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

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比至定陶又况么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麼不及數子而欲闔干天位者乎  
善本良作也

公麼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干求也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曰不是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鸞雀之疇不奮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六翮之用  
廣雅曰六翮謂鴻鵠也今謂馬之下者為

安知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不荷棟梁之任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爾雅曰栢謂之椽椽朱橋柱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音節稅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執也音義曰斗筲竹管也受一斗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中之珍饌喻王位也蓋鼎折足則覆鼎中之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當秦之時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傑並起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毋止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記文也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善曰史記曰項梁死陶又况么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見漢使傳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善本有。漢使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遂對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本作「相封侯」。史記曰：「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善本一作「機」字。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

大丈夫之事乎？向曰：春秋史記之通名也。張

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

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

周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

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

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

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漢書曰：「高祖

謂下衆也。」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

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

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



人如用

善本字作已

濟也

達於善

論語

不信見

善如

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見時利也

響起

見時利也

響起

起言疾如響

起應聲也

善曰

變通者趣時者

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善曰變通者趣時者

也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良曰

初國高祖問其欲

立良曰六國儒幾敗我公

良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

事曰漢書

難漢王輟食其欲

立六國儒幾敗我公

拔足揮洗揖

歷

吐哺曰豎儒幾敗我公

問張良曰漢書

難漢王輟食其欲

生之說

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

揖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拔足揮洗揖

歷

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

揖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

揖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拔足揮洗揖

歷

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

揖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拔足揮洗揖

歷

生不拜其長揖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

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

揖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拔足揮洗揖

歷

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

揖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上坐食其說沛公攝衣謝之延

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

揖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拔足揮洗揖

歷

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揮洗謂止洗足也

揖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懷土之情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高祖欲都洛陽

意欲都洛陽

既定天下

以家在關東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卒妻敬說遂遷

懷土之情也



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  
 於高祖也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  
 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  
 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駱乘監  
 諸將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  
 成帝業也其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若乃靈  
 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老妊而高祖而  
 夢與神遇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恠謂高祖母  
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與神  
合雷電晦暗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  
生高祖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高祖母  
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及長而多  
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  
 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

形而進女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  
異此兩家遂駁契券不取其財也沛令客呂  
公見高祖奇貌乃妻以女則呂后也  
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賞酒時飲醉卧  
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  
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  
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高祖曰願為  
箕箒也  
 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  
 善本作處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  
所字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  
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  
高祖在中華求而得之善曰漢書秦始皇  
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  
祖隱於芒陽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  
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非切始受  
 命則白地分西入關則五星聚高祖曰分入關



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

力也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善曰漢

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說沛公沛公喜常用

其策為他入言皆不省良說沛公沛公喜常用

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翰曰五者謂取捨善本作不厭斯位符瑞不

周善本作斯度向曰厭合也周備度數也韋昭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善曰左氏傳曰不侯命無以君子不量則必

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

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善曰折足之凶則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覲善曰

上服曰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敢望距逐鹿之

瞽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

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

英雄謂隗囂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

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

深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

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覲之心也距絕也逐鹿



謂上遊說士所可比也替說謂無知之說也  
神器帝位也貪不可真謂勿貪帝位終不可  
冀望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韋  
昭曰幾望也今本作翼二善曰尚書曰四海  
困窮天終

###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古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

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  
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  
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良曰伯仲言相  
也休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  
伯

仲瑜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  
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  
之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見所長輕人所短  
也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  
患也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  
不自見之甚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  
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  
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  
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  
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今之文人魯國孔融  
日享通也享或為亨  
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  
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



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  
假咸以自騁驥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  
此相服亦良難矣良曰驥駟良馬也善曰以千里  
已見上文毛萇詩傳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不銑曰審己之累也善曰呂氏春  
秋曰君子必審諸人王逸曰量楚辭而作論  
曰卷內起已以量人王逸曰量楚辭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

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

詩曰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

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

漏危負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

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危

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琳瑯

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阮瑀曰陳琳應瑒和而

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銑曰善曰漢書東

方朔枚舉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

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

勝公辭至於難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傳也

良曰揚雄班固曰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

闇於自見謂已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



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

向其聲譽而為美也也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誅尚實詩賦欲麗向曰

可虛也德行故不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銘誅

唯通才能備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

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濟曰檢

善曰蒼頡篇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良曰譬如蕭管之類者

也素本也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

不能教而移之也善曰桓子新論曰惟人

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

榮樂有時此二者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

見意於篇籍不善本無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

走者言不假託此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

顯而制禮善曰西伯拘而演周易曰不以隱約而不

善本作務不以康樂而加思濟曰隱約失志

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夫然則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良曰



向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子曰不  
讀易則不知聖人之也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

懼善本字於饑寒富貴善本有流於逸樂善

遺千載之功日月逝逝善本無於上體貌衰於

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善本無志士善本

字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融等已逝唯

幹著論成一家言徐幹曰融也著論謂

二卷六代論一首善曰論漢魏也

曹元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元首

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元首

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元首

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元首

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元首

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元首

首善曰魏氏春秋云曹元首

昔夏殷周之善本有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紀年曰殷周受之秦無道而暴也三代之

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濟曰三代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侯曰秦不封諸夫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侯曰秦不封諸夫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侯曰秦不封諸夫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侯曰秦不封諸夫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侯曰秦不封諸夫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

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

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兼親踈而

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刑兼親踈而

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宗向曰親踈者謂天子之

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合也是以輕重足

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

侵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并兼路塞謂不相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及

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

其衰也桓文帥禮公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

善曰齊桓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

周晉戮其宰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

師伐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

侯受命晉文公戮之也善曰左氏傳曰齊

侯我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以縮酒寡人是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侯之

夫于濯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侯之

薛邠吾殺也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曰王網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也言齊桓晉文肅敬

諸侯使使紀綱廢而更張二霸之後浸善曰漢

字以陵遲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善曰漢



書曰二伯之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

鼎而畏迫宗姬使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

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善曰左氏傳

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姦情散於宵懷

逆謀消於脣吻亡粉反國不取爲姦逆也斯

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

之與銑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

碩茂枝葉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無於韓越良曰吳王闔閭問爲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魯

為楚考烈王所滅鄭爲韓哀侯滅之并取其

地其士民伐吳大破之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

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滅分其地又曰暨

乎戰國諸姬微矣及也曰暨唯燕衛獨存然皆

弱小周同姓也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

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救滅也至於王赧匿降

為庶人猶枝幹相待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

十餘年銑曰王赧謂周赧王也善曰班固

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秦據

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

勢勝之地馳騁善本作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

文選卷五十一







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  
外無尺土藩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  
孫無置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謂子弟也譬猶芟所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  
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  
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豈不勃善本哉濟曰芟刈猶以刀斷  
棄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  
法言曰灑灑于海濟樓杭之力也杭人無楫  
如抗何通俗文權謂也過秦曰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

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  
子弟功臣千有餘人善本作今陛下君有海

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  
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  
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  
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  
救其敗亂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  
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  
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  
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  
魏也論語曰亂滑識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  
曰事不師古以克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善  
永代匪說攸聞克  
作其義至於善身死之日無所寄付  
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



臣之口向曰黜退也言退淳干之義也

咸陽趙高遂矯詔賜太子死而託猶假也此謂

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也託胡亥丞相李斯

曰史記曰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

陰破去始皇遺詔立子胡亥至命善本作

為太子更受始書賜公子扶蘇死

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善本作

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

弟而乃師謨申商詔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

讒賊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

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中不親視

事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中不親視

記曰二世尊用趙高云委政讒賊也善曰史

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史記曰趙

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

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修

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

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

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

趙高決事無大任之也身殘望夷求為黔

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身殘望夷求為黔

首豈可得哉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

此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

千餘人殺二世曰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願

銑

會

於

此

謂

善

此

謂

善

此

謂

善

此

謂

善

此

謂

善

此

謂

善

此

謂

善



氏傳曰人逃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  
 其上一日潰  
 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  
 起兵項羽殺秦王子嬰也善曰史記曰吳  
 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  
 皇帝而子嬰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梃劉項隨  
 而斃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  
 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也封三代之後報功  
 臣之勞良曰三代也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  
 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  
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  
 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  
 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  
 之  
 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

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

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

區區小貌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向

烏集言如鳥之集或聚或散也善曰五

卒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

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

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

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

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率皆承聖

王之功摧枯朽者易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

為力其勢然也



呂擅權圖危劉氏

善曰漢書曰太右崩上將

政謀作亂賈逵國語

注曰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善本有

領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

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

於外故也年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

共誅諸侯內外之勢強盛故也是為文帝此則

諸侯內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

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

膠漆而固者是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

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

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勢漢書宋昌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

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

封為朱虛侯章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善

興居為東牟侯章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善

日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

氏有也良曰傳謂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

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

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濟曰跨帶也權侔

同放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濞

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卬光淄川

王賢膠東王雄準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

興徵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

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城數賈誼曰諸侯疆盛長

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封其地使其力少也今海內之勢若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



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向曰不從賈誼計也

文至於孝景猥用晁善本作錯之計削黜諸

侯親者怨恨踈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

北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

故也吳楚先起謀也削黜之意故云唱謀也良曰

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過制

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善曰漢書曰

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

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

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

方議削吳王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

削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

川濟南楚趙亦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

皆反猥曲也

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濟曰此諸侯地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如末

大者已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况諸侯疆盛

身非已也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

且非已也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

如對曰末楚子問於申無字曰國有六城何

曰折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善本

其本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善本

字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

梁代五分翰曰主父偃上書勸武帝令諸侯

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弱矣



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邑  
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  
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三也為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  
五淮南分為三也為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  
食租稅不豫政事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  
於國也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  
諸侯諸侯唯得衣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  
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  
國除不銑曰酎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則金  
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善曰漢書曰免國  
或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  
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飲酎黃金於  
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黃金於  
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  
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侯  
帝王氏擅朝良曰成帝命其九弟七人皆封

列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毋黨專政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  
國嗣也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漢書劉向曰  
疏之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  
而不能向曰稱引成帝謂稱古今之事善曰  
失陳法戒書數本上嘉其言常嗟歎之闕  
善本作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  
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  
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



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息德豈不哀哉銑曰異姓

謂王莽為相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

也高拱謂拱手也真奉謂一朝稱臣於莽

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恐殺也廣陵王

嘉獻莽符命封郡鄉侯此皆懼誅所以苟取

免患而已豈不哀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假伊周之稱許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

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鼓唯恐在後或乃稱

上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

命封扶策侯又曰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

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莽篡由斯言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善本有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爾者豈為叛逆乎但權勢輕弱不能定

也亂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世謂希世也姿

質也善曰杜篤論都賦禽王莽於已成紹

漢嗣於既絕也絕謂絕社稷也斯豈非宗子

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

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先武不

封子弟欲居帝位傳於無窮者也則以謂無

疆之期疆至于桓靈閣善本作豎執衡善曰

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序曰班固漢

懲戒亡秦本末不能相御身乎不能相使由

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御制曰本末謂君臣也

也鼎沸謂亂也宗廟焚為灰燼

辭胤宮室變為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善本

有所安處悲夫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宮

曰杜預左氏傳注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

資無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恥王綱之廢

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濟曰

地名兗豫二州名善曰魏志曰太祖遷都於許許

屬豫州東京賦曰龍掃除凶逆翦滅鯨鯢曰翰

飛白水鳳翔參墟曰龍掃除凶逆翦滅鯨鯢曰翰

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迎帝西京定都

穎邑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

也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東遷於曹陽太祖

都許漢書穎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

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

而不改其轍迹代夏殷周秦漢也善曰晏

子曰諺曰前車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



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

使其對名寔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虛謂有權均

匹夫勢齊允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

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善本作

之業也濟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

善曰左氏傳曰周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

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

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

一之慮也翰曰廁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

之事以相蔭庇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今

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

名都之主為大州刺史也偏而宗室有文者

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善本有百人之

上銑曰言宗室文武位卑也使夫廉高之士畢

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良曰衡謂

軛格也喻君命任使也善曰衡軛車之衡

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

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宗



諸侯亦如泉流根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

僵什善本作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者持之

者衆也司馬相如諫獵書且墉基不可倉卒

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

有素向曰墉城墻也建立素本也善曰文

根根深則上安也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

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

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

育其枝葉矣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不優其本

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

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善曰尚書曰夫樹

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

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

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

也翰曰逸樂也設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

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善曰系本曰博為戲也六箸

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

韋弘嗣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論之博者局戲也奕者圍棋也  
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性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

蓋聞善本無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

而名不稱疾後世論語子曰君子稱焉故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恐不及好學者樂道如奔逐於棄日

乎孔子善之辭論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

而懼名稱之不達建善本作也邁過也悼傷勉精

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日力善本

操志也日月累之以日力良曰若甯越之勤

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濟

甯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

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

吾不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

足矣後遂為周威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帷

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

也拙遲謂優游也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

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

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  
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臥敢卧十五歲而周威  
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且以西伯之聖  
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  
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王論曰西伯文



公也文王自旦至于日晏不遑暇食用修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違暇食用咸和萬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也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也已不止也言勤道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之心不止也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善本作其業窮困不易其素銑曰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囿圍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良曰卜式以耕作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勝乃授之霸後為丞

相囿囿敬也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又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欲從勝受經勝不舉劾皆下獄勝朝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不舉劾皆下獄勝朝聞道父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故山甫勤於夙夜善本有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善本作哉濟曰仲山甫相周也夙夜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漢字子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親之人漸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習善本作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



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

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

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謂翰曰太牢之饌

非樂也不暇存者至或賭及衣物徒棋善本

忿戾之色菽廢也曰棋子也弛然其所志不出

一枰補萌切善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鏡曰枰棋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罫也

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善

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

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

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楚廣道者也

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

中計塞城鼻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

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

能防衛而令罫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

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良曰階上也徵選謂選

也階因求之於善本無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

濟曰孫吳謂兵法也善曰劉向圍碁賦曰

略觀圍碁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

書曰孫子兵法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

之門也孔翰曰孔氏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

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子曰尹

以智力求者喻如奕奕進退而空妨日廢業

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

哉向曰擊木投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

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

何善本有博奕之足耽銑曰致養父母也

於王事不暇早食也班固漢書述曰媚茲

忘食日肝夫然故孝友之行立真純之名彰

字章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

世貞純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

乾務在得人翰曰君子乾乾勤心也善曰周易

人於茲為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

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向曰熊虎喻猛也龍鳳

司也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

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豹如猨如熊如羆于

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百行兼包善本作文

武並驚銑曰包納也驚馳也善曰孝經博

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良曰程試謂呈其才者必見試用也金爵謂

品也廣雅曰說文曰程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

良遇善本有也字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

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

善曰廣雅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善本有君

日惜愛也



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善本有也字濟曰

侯誓盟之官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夫

一木善本有押本補萌切善孰與方國之封枯

棋善本本作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封謂曰方國之

界也枯棋棋子也善曰邯鄲淳藝經曰棋

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

子各一百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無棋局

而貿博奕矣向曰袞龍諸侯服善曰周禮曰

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

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

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

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銑曰顏回

德行好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張良曰

陳平有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濟曰

計策也用之於射

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

遠矣翰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後

文選卷第五十二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  
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  
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  
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  
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夜

養生篇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或云上壽百

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善本妄

者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人生上壽一

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

百二十年不中壽百年下壽此皆兩失其情善本

字試粗論之其論士之失謂神仙夫妄也言失

記注曰夫神仙雖目不善本見則善本作

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

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神似特受異

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銑曰言神仙

成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至

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

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論

導攝也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使

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

得長年也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

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

集渙然流離銑曰服藥不得汗也良曰愧

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

汗流貌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

天下幾何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添背媿不能對



哀七日不飲翰曰終朝采綠憂貌謂從旦至食

時器然飢意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夜分

而坐則低迷思寢濟曰夜分內懷殷憂則達

旦不瞑音名良曰閉目曰善皆言憂懼損

韓子曰衛靈公至濼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

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

向曰夜觀星宿勁刷理鬢醴菽顏僅乃得

或不寐達旦之向曰勁刷謂梳也醴酒也言以梳理其

僅少也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也壯士之

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

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赫曰言其怒色殊觀

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

植豎也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

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

易水之上荆軻瞋目裂背髮植衝冠

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

神則困國無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

君則亂也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

亂也喪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善本無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

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濟曰農湯大旱七年若

之灌者雖終見焦爛然此苗必得一灌之潤

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

養之益也溉灌也良曰誣七年之旱善曰種



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

注曰肆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

苗者也年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

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國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則向曰形無神可恃

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淮南子曰

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曰故修性

者形者生也一舍也失位則二者傷矣神

者生之制也一舍也失位則二者傷矣神

十年水湯七年旱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

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

注曰肆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

苗者也年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

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國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則向曰形無神可恃

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淮南子曰

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曰故修性

者形者生也一舍也失位則二者傷矣神

十年水湯七年旱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

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

注曰肆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

苗者也年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

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國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則向曰形無神可恃

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淮南子曰

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曰故修性

者形者生也一舍也失位則二者傷矣神

十年水湯七年旱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

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

注曰肆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

苗者也年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

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國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則向曰形無神可恃

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淮南子曰

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曰故修性

者形者生也一舍也失位則二者傷矣神

十年水湯七年旱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

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

注曰肆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

苗者也年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

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國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則向曰形無神可恃

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淮南子曰

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曰故修性

者形者生也一舍也失位則二者傷矣神

十年水湯七年旱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

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

注曰肆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

苗者也年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

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善曰國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則向曰形無神可恃

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淮南子曰

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善曰故修性

者形者生也一舍也失位則二者傷矣神



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升粟三畝得七百斛  
區音象侯切一畝至秋收區三升粟三畝得七百斛  
區隴而種非漫田也謂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

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

可致養生之理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  
識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知

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音名  
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合

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善本有知也音名  
也合歡萱草藥名也善曰神農本草曰合歡樹似

梧相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  
了不相牽綴樹之塔庭使人不念也毛詩曰

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善曰養生要  
草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

同豚魚無血食乙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之皆不利人

頸處險而癭并齒居晉而黃謂所處項也皆  
地所宜而致之也善曰抱朴子曰今頭虱

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有乎漸本草名醫云  
麝香形似麝常食栢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

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推  
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推



此而言允所食之氣蒸性深身莫不相應豈

唯善本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

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者也薰之使

黃而無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芬之使香

而無使延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矣

日延善日方言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

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主養命

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

人養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

中藥養性合歡蠲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

通也良曰輔而世人不察良曰不察服食唯

善本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

哇鳥佳反向曰淫哇樂聲也禮善曰法言

穀麻黍稷滋味煎其府藏醴醪善本其

腸胃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膠酒也善

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有齊事鬻

也字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銑曰腐敗

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思慮消善

字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遠平粹謂純

和之性也善曰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夫以

最外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良曰粹淳也夫以



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

共攻於人身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蕞爾

蕞爾小貌也注曰易竭之身而外內善本作受

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身而喜怒形於外思

慮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其自用甚者

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

不勸以致之絕善曰謂形神之氣之病也

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生病七發

之唯數之知好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

於眾難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善曰盛

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之傷人謂其

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善曰方言曰悼

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有致養其

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身有失其理者

失措置亡失也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

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白也

謂死也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緒之所中智

以下謂之自然濟曰言中人小智以下謂漸

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縱少覺悟咸歎

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中智

之入縱少悟養生之事皆恨逢造之初不慎

也眾險於未始之前也眾險則喜怒哀樂之流

日未兆善曰老子是猶由善本作桓侯抱將死之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善本無

為受善本無病之始也向曰扁鵲見桓侯曰

將深矣桓侯怒曰寡人無疾以扁鵲為利

欲醫不病者為功後桓侯果疾甚使召扁鵲

扁鵲逃之桓侯遂死矣故云怒扁鵲之先見

也病甚至於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

見安危理之於未亂攝養之乃理也善曰韓子

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

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

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車二百年

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

鵲見晉桓侯然此桓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

故有無功之理善本之作治字成於翰曰少盛也

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

和年豐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馳騁常人之

亂乃欲用之則無可施功也

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馳騁

人之間固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

年之理則府仰觀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

莫不皆然言多也

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狀多同遞

相證驗以自寬慰輕於攝養縱聞養生善本

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

字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曰中智之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  
厭衰中路復廢厭翰而將歌中路則廢也或  
益之以吠犬古澮外古澮而泄之以尾間而善本無  
欲坐望顯報者泄翰處也吠澮細流也尾間而善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亦如是矣顯報  
謂曰一年也善曰尚書曰濬吠澮距川深二  
國曰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濬吠澮距川深二  
下之澮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海若曰天  
不盈尾間泄之從海出者已而不知何時止而  
曰尾間水之從海出者已而不知何時止而  
大海之中尾者百川之下故稱尾間者聚  
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間也下扶桑之尾間者聚  
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或抑情忍欲割  
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海

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  
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  
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且向日嗜好之物  
事在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  
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  
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善應二者  
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善應二者  
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心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連在一國之後楚辭曰心猶豫而  
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犬說文云隴西謂  
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  
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  
乃猶豫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  
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猶大聲夫至物微  
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夫至物微  
妙可以理知難以自善目善本作識譬猶豫章生



七年然後可覺耳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

可覺珠也養生之理初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

似須七年乃堅曰豫章與枕木相

可須七年乃堅曰豫章與枕木相

莫能相從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而望近

老子曰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善曰

靜曰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

喪業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

則失業也善曰論語桀喪失道也言不專心

功兼於他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追術者以小

道自溺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偏允若

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向曰此類謂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曰善

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

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

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

之故能養生也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抑也語單襄公曰厚味實善曰國外物以累

心不存神氣以醇泊善本作猶著物聲色外

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

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善曰慎子曰夫德



精微而不可見聰明而不可發是故外物不累其  
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  
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人之  
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  
其心則純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  
白獨著  
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翰曰道  
守之神而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養和其神和  
其理也善曰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  
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  
人勸矣故曰聖人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老子曰聖  
則也古文子曰治道者恬養知知生而無以適莊  
子曰也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  
為也謂之曰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  
入至道然鍾乃至於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

醴泉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晞以朝陽綏以

五絃於物也安以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

也養羣生也此皆謂得性之理無為自得體

妙心玄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忘歡而後樂足遺生

而後身存勞向曰忘其歡則身存也

子曰忘歡而後樂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

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若此以往恕可

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向曰

王喬皆仙人也言將善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

為其無有長年也



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  
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  
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  
將丘公接以太子晉高山

### 運命論一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  
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  
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  
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  
元命苞曰命者  
天下之命也

### 李蕭遠

銑曰集林云李康字蕭遠中  
山人也性介立不和俗善文  
辭起家為潯陽令有羨政也善  
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  
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  
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潯陽長政  
有羨績  
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  
曰貧富治

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  
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

為常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聖明

論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

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謂不因媒而相親蓋道合也介媒也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

必和謀之而必從從良君臣唱和也道德玄同曲

折合符子濟曰委曲相合有如其符契善曰老

論語比考識曰君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

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向曰不相疑故不

臣道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

成矣



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君臣道者以能成

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曰

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

里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鳴聖人出

也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

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各三日春秋潛潭記曰里社鳴聖人出

人出其句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有聖

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句鳴之

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

祥也明與群龍見而聖人用濟曰龍潛之時

鳴古字通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

未升位也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

天下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人作而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

萬物觀曰莘氏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

於商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於天下也善曰說苑子說梁王曰伊尹

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

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太公謂濱之賤老也而

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謂濱之賤老也而

尚父於周為尚父太公望也周尊太公望以

漁釣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

彼武王時維鷹揚大商諒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尚父時維鷹揚大商諒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

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初仕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

秦用其謀而為彊霸蓋一人之身也

昌不用則國亡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非在虞也者必始乎近而後

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虞乎



知非也其本也者定分非加謂也

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非加謂也

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石公記序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

以游於群雄諸侯也

莫之受也

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



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  
如之也善曰禮記文也相合運命所當者亦  
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  
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者  
佐輔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先出雲君臣相感  
亦如此山川為之出雲也詩云惟岳善本  
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詩云惟岳善本

謂也靈生申伯甫侯周之諸侯  
謂也靈生申伯甫侯周之諸侯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

申伯甫侯周之諸侯  
申伯甫侯周之諸侯

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  
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

也豈唯善本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  
也豈唯善本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

惑褒女也妖善本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  
惑褒女也妖善本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

主之與李善同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神二  
主之與李善同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神二

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莫余褒之請其祭而  
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莫余褒之請其祭而

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厲王之未發  
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厲王之未發

而觀之祭化為玄龜以不可除厲王使婦人  
而觀之祭化為玄龜以不可除厲王使婦人

亂遭王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  
亂遭王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

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  
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

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人  
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人

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祭仕  
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祭仕

陽之獲公孫彊也徵蕞於社宮  
陽之獲公孫彊也徵蕞於社宮

於社宮而謀亡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有曹  
於社宮而謀亡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有曹

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伯陽田弋之事伯陽悅  
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伯陽田弋之事伯陽悅

曹伯陽悅  
曹伯陽悅

曹伯陽悅  
曹伯陽悅



之乃以爲政事焉於是皆晉而姦宋人伐  
 之晉人救遂殺伯陽此則亡曹之徵已發  
 於社官也社官猶子社稷也社官善曰左氏傳曰  
 初曹人官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曰  
 叔振鐸請待我死公孫彊許之且曹伯陽曰我  
 戒其子曰我死公孫彊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  
 曹伯陽即位好政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  
 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叔孫豹之暱豎牛也  
 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  
**禍成於庚宗** 宗婦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夢  
 已有一人深目而殺衆命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後還晉過庚宗而婦人見所有一牛狀如夢  
 中者豹以夢中命爲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  
 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爲豎後豹病豎以返空  
 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豎以返空  
 豎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豎親也  
 豎官號也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孫  
 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孫

之所宿庚宗之婦人戲以雜問其姓對余哥  
 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  
 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不欲見  
 人使實饋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去  
 食卒不**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善曰春秋考異  
 曰吉凶有効存亡出象王命論曰曆數行事之  
 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之  
 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媒也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  
 以武興者六八而謀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將  
 十七而終武王伐紂時年八十八十六衰謂文王  
 後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  
 而倒也九善曰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王受命  
 德即文王也武謂武王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  
 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



起者或六世及成王定鼎于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王定之成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厲王九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召穆公傷周二霸之後禮樂陵遲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文公也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序曰禮義奔陵文薄之弊漸於靈景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之弊漸生於景王景王之時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失書大傳曰周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謂周法無悃誠也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既弊詐為乃成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于七國九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積於亡秦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法酷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以武定天下本意輕棄儒士之言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子昌言曰迺公以馬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文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顏回冉有孔子弟子也武並通又曰顏回字淵善本郊善本鄩善本卜善本



以德行著者孔子稱其賢又曰非揖讓於規  
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  
矩之內閭閻銀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曰良

道之不行雖聖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其端  
道之所也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講  
言問問如也孔安國曰問語曰問中朝與上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桓子新孟軻孫卿體  
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也新孟軻孫卿體  
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子銑曰孟孫二

故曰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  
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  
容安樂之貌維繫也子其殆庶幾乎曰君不

未嘗不知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曰君不  
昧造形而悟顏氏之子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

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  
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  
顏回嘗望孔子也禮舍文嘉曰從容中道陰

行也天下卒至於善本亦作溺而不可援也  
無也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曰良

卒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言小人之失在薄  
不運會而見輕也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

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以仲尼之辯也而  
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

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  
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頃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楚昭王將以  
七百地封之令尹子西曰使孔子得土壤  
而賢弟子佐之必非楚之福也善曰史記







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善曰說苑趙襄  
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善先生事七十君  
無明君乎孔子曰子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  
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  
卿之門也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  
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善曰蠻謂  
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備也公謂  
魯侯也卿謂季氏見辱於楊虎也朱曰其不遇也  
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楊虎也朱曰其不遇也  
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  
養高勢動人主思望曰子思孔子之道欲先聖之言子  
然而未至聖道也言其為厚己養其高名能以權  
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  
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  
望也封厚也善曰史記曰伯魚生後字子  
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其體而微者  
希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者皆向曰引黨

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也言皆具聖人之  
體微不耳體以喻德也國語叔向曰引黨  
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高其所游歷  
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造門三字雖猶有不得  
賓者焉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  
善曰預賓客之位者造門三字其徒子夏升堂而  
未入於善本有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  
良曰子夏之道雖近習孔子而猶淺也故升  
於堂上而未入深室言其未得夫子之深道  
也濟曰孔子卒後論語子夏告老而歸魏文侯  
以師事也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師事之而孔子卒後教於西  
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



言人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問非也言西河之

不取非其言謂其道善不如孔子而人

蓋運命使之然也

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

注曰言者有非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

賤時也而後世之善本作君子區區於一至歎

息於一朝直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

不亦過乎統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

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

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

是天子亦踈之以道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

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以

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之死誼追傷之因以

自喻揚雄反駁曰欽吊楚之湘纍音義曰屈

原赴湘死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

故曰湘纍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

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翰

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濟曰抑辱者推損也言身

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賢

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不知運

命之理也善曰漢書孫寶其位可排而名

不可奪論曰失位則如不可推排運命而忠義

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銑

水流曰川水深曰淵善曰管子曰水有六

小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

地而流命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

之曰淵也

文選卷五十三

二十一



土潤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

塗潤謂也體清以洗物不辭善本字於濁受濁善本字

以濟物不傷其善本字清善曰晏子春秋景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察淪其清無不灑塗是以

好麗人之管子曰夫水淖弼以清是以聖人處

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

俗理勢然也翰曰忠直之言必逆於俗類此

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負背也迂觸也

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故木

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良曰

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

衡日風衝之物不得育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行

高於人眾必非之故曰德行高遠出於眾

也如不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

也前鑒善本字不遠覆車繼軌善本字於濁受濁

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

以遂志而成名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

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志士蹈忠而

不悔其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

也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



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  
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  
成自與殺身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曰

言衝君之死矣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  
墜落而君死矣冒衝也墜道也善曰家語曰  
不知觀巨海何以求成其名而歷謗議善本

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翰曰言忠直

計而進於君矣筭計也甘處危亡之地蓋有善

下流多謗議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與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

得不邀而自遇矣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

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

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

高祖也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

自微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

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向曰道

豈獨君子羞取之而不為政乎蓋亦知為之

必不得也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

也與命允希世苟合之士遠蔭戚施之人

也遠蔭戚施之人希世苟合之士遠蔭戚施之人

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

而語則詐偽口面柔和以取於人而意也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

合反容毛詩云燕婉之求遠蔭戚施不鮮又曰燕

婉之求得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

此戚施之求得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



對尊貴之人則後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於  
勢利之中也遠進行貌善曰杜預左氏傳  
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蔭觀人顏  
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或施下人以色故  
不能仰見季子曰蘇秦嫂遠意無是非讚之  
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濟曰貴人之非好惡所  
皆順成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  
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善曰  
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以闕者為精  
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  
**神以向背為變通**  
良曰闕者盛衰以附之衰者  
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勢之所集從  
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翰曰言其  
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  
履而遺之也善曰孟子曰夫王居幽狄人

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  
焉廣雅曰脫諺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  
如人遺忘忽也  
**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  
然不省存也  
**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  
之向曰其言謂逐勢利  
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而  
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  
則名與身孰親言得者親也忠直之名不可  
近也得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  
榮者重也孰得孰失誰與亡孰病也家語曰老子曰名  
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  
俱失二者孰賢孰勝也  
**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  
徒冒其貨賄滂其聲也  
善本作為色字使其鮮潔  
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  
**然自以為得矣**  
雅曰脉脈相視也郭璞曰善曰脉脉



謂相視也 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

逐勢變通以滅其族謂家族皆誅也關龍逢諫

倭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關龍逢諫

桀殺之也而武王皆誅滅之也

右讒倭人也而武王皆誅滅之也

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儒生蜚廉

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

費仲惡來革去鼻决目崇侯虎紂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野盖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

紂四子死牧之野盖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

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之賢臣以忠諫而吳王賜劍而死費無忌楚

之讒倭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

邪倭之戒人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全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

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以死杜

於鮑氏為王孫氏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

謂相視也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

逐勢變通以滅其族謂家族皆誅也關龍逢諫

倭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關龍逢諫

桀殺之也而武王皆誅滅之也

右讒倭人也而武王皆誅滅之也

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儒生蜚廉

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

費仲惡來革去鼻决目崇侯虎紂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野盖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

紂四子死牧之野盖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

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之賢臣以忠諫而吳王賜劍而死費無忌楚

之讒倭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

邪倭之戒人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全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

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以死杜

謂相視也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

逐勢變通以滅其族謂家族皆誅也關龍逢諫

倭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關龍逢諫

桀殺之也而武王皆誅滅之也

右讒倭人也而武王皆誅滅之也

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儒生蜚廉

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

費仲惡來革去鼻决目崇侯虎紂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野盖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

紂四子死牧之野盖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

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之賢臣以忠諫而吳王賜劍而死費無忌楚

之讒倭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

邪倭之戒人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全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

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以死杜

**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為東海太守東海大吏天子召為主爵都尉

而邪倭之入讒笑其髮白而守此位不作邪

倭以求大事張湯自殺湯昆弟欲厚葬湯母曰

湯為天子大臣被惡人言而死何厚葬之為

也遂載以牛車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葬之為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蓋笑蕭

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望之跋未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

後也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

之以師傳見重遭石顯譏言顯急令車騎圍

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

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

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病死邪臣又

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

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

誤也善曰漢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

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

刑人由是與五臣同躓故夫達者之筭也亦

其尾餘注與五臣同躓故夫達者之筭也亦

各有盡矣曰允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

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

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翰曰言人立身在於

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

而為陪臣也諸侯之臣入朝天子則稱陪臣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也

取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

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

聞其門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

學才藝之士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楊董皆儒

也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

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

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

惟講誦弟子傳以文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

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

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向曰齊景

公有馬千



駟而無道也顏回原憲曰駟也節貧而樂道者也四馬曰駟也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則執杓而飲河水水善本無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濟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露灑於雨中則水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守理者警如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于善本作史策毀譽流於千載災善本作罰懸乎天道吉凶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良子曰灼明也之積譽也樂紂之惡千載將以娛耳目樂心之積毀也廣雅曰灼明也

意乎翰曰言人之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南都好耳目之遊觀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

下之貨畢陳矣宛成曰五都請洛陽邯鄲臨淄

則天下之稼如雲矣銑曰襄舉也涉渡也汶臨淄宛成都市師也皆塞裳而涉汶問陽之丘

言汶水北山之善曰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

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推直髻



善本字作而守教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

前矣翰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

多如山如坻在前矣善曰漢書曰尉佗髻結

注曰緡髻後垂也紛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

此而為髻字漢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

栗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

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本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如坻積穀也楚甲

善本字作

而守教

庾海陵

之倉

則山坻

之積

在

前矣

多如山

如坻

在前

矣

善曰

漢書

曰尉

佗髻

結

注曰

緡髻

後垂

也

比

賤

隸

而

使

其

守

倉

但

見

倉

粟

積

之

前

矣

翰曰

推髻

以髮

向後

為

髻

蓋

南

人

為

之

前

矣

善曰

漢書

曰尉

佗髻

結

注曰

緡髻

後垂

也

比

賤

隸

而

使

其

守

倉

但

見

倉

粟

積

之

前

矣

翰曰

推髻

以髮

向後

為

髻

蓋

南

人

為

之

前

矣

善曰

漢書

曰尉

佗髻

結

注曰

緡髻

後垂

也

比

賤

隸

而

使

其

守

倉

但

見

倉

粟

積

之

前

矣

翰曰

推髻

以髮

向後

為

之

前

矣

善曰

漢書

曰尉

佗髻

結

注曰

緡髻

後垂

也

比

賤

隸

而

使

其

守

倉

但

見

倉

粟

積

之

前

矣

翰曰

推髻

以髮

向後

為

之

前

矣

善曰

漢書

曰尉

佗髻

結

注曰

緡髻

後垂

也

比

賤

隸

而

使

其

守

倉

但

見

倉

粟

積

之

前

矣

翰曰

推髻

以髮

向後

為

之

前

矣

善曰

漢書

曰尉

佗髻

結

注曰

緡髻

後垂

也

比

賤

隸

而

使

其

守

倉

但

見

倉

粟

積

之

前

矣

翰曰

推髻

以髮

向後

為

之

前

矣







之舉事皆昭然明白聖人可以知也  
 權輿始也尸子曰白聖人知也  
 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  
 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禍為不善者有  
 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故君子  
 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  
 舍彼取此理曰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  
 老子曰故去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  
 其人處也言必不違此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  
 其言故曰默道合則與之易曰君子語不可失  
 出或處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  
 默或語或  
 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  
 所而不動也璣璇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  
 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  
 有如其

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  
 聖人之性語默出處雖志節不改其中也  
 君子之操似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之北辰居其所  
 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  
 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璣衡王  
 者正天文之器可以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  
 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軸不運而為機持正者  
 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為機持正者  
 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  
 友嘗從事於斯矣  
 丘嘗為此事也哲者保安貽厥其子孫者則孔  
 敬也老子曰善者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  
 吾先友也善者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  
 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  
 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



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辨亡論上下二首善亡論言吳之陸機等

也亡

陸士衡翰曰辨亡者所以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良曰御理也善曰

日日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也言禍基京畿毒

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濟曰弛廢紊亂

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

遂卑於是群雄鋒善本作駭義兵四合善曰

日駭起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吳武烈

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銜曰武烈皇帝孫

雷電也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

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善曰吳志曰漢

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

勳電曰雷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

震盪朗兵交則醜虜授馘古獲反變之略為

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

也震盪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咸服而授戮

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後有善者也漢書

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



預曰夷氏也并善射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  
其間毛詩曰初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  
也耳遂掃清宗祊補蒸禋皇祖掃灑潔清漢

氏之宗廟以致祭祀也善曰謂漢祖也宗祊宗  
廟也蒸禋禘祭也祭也毛詩曰祝祭于祊  
毛萇傳曰祊廟內之祭也爾雅曰祝祭于祊  
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祊皇祖謂

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于時雲興之將帶州  
掃除漢宗廟祠以堅入洛于時雲興之將帶州  
颯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興也帶州跨邑言多而勇也

是皆哮呼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哮呼  
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  
之驅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善曰毛

詩曰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  
助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  
以義合同盟勦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濟曰羣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勦力以匡  
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守疆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善曰左氏傳

曰諸侯同盟於喜國語曰勦力一善曰左氏傳  
勦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  
使行入子羽與之言曰天無乃苞藏禍心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無謀言羣雄之法喪失兵  
威於成孰可取之以律齊之稔寇敵也善曰  
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稔寇敵也善曰

怙亂而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  
熟於寇也周易曰師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  
善弘曰杜預曰稔熟也吾忠規武節未見

帝詔曰善曰漢書武烈既浚長沙桓王逸  
盛也善曰漢書武烈既浚長沙桓王逸  
字有如此其著者也銑曰言羣雄忠規武節



才命世弱冠秀拔孫策曰後死也長沙桓王謂

沙桓王也年二十曰弱冠也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

兵東驅奮寡犯眾謂堅曰招攬謂收也述業謂述

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

江外底定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

而與鬪戰也而破之前敵不致交鋒刃

隨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善曰左氏傳

之服而救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澤書曰震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理兵也翕赫

盛貌也充國贊曰周易曰先王明罰賓禮名賢

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翰

交雜也御用也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

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

二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向曰君子

謂張昭周瑜也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善本江上江東蓋多士矣銑曰言張昭周

以類聚等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也將北伐諸華誅

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鉏除



也干亂也紀謂網紀也濟曰皇與帝車也夷平庚道也紫闈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藏氏曰無或如滅孫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滅榮緒晉書司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謚議曰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也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紫闈也

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欲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任真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夫舊物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

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用集我大皇帝以竒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善本作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孫權曰大皇帝謂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向曰言孫權以竒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迹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執跡睿聖令善圖謀也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修政而加之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之

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日篤厚也言其志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日疇咨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



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

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善本塗巷翰曰旅次

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東帛旌命招之將用

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問巷也旌旗類也求

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招善曰周易

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孟子曰夫招士以旆大

鄧道不應州郡旌命故豪彥尋聲而響臻

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銑曰

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

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

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影驚馳也之徒如林

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也羣巨輻湊

固公孫弘貧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巨輻湊

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較也漢高祖歌曰安得

詩曰其會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傳周瑜陸公

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翰曰周

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

以師傳之禮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

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

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甘寧陵統程

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

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翰曰甘寧等十一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



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  
 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  
 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  
 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  
 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  
 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  
 尚書曰方子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  
 名聲光國志善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  
 學知名為儒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  
 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  
 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政  
 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祿垂勳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  
 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才器也  
 幹舉也諷議舉正才器也  
 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尚書事其善

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  
 衡汝南人也權拜將軍亮即位輸揚州牧  
 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公廣陵人也權  
 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  
 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曰虞翻數犯顏諫爭又曰  
 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數犯顏諫爭又曰  
 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曹掾  
 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統事辟為曹掾  
 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  
 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  
 為車騎將軍出補海鹽奉使則趙咨沈珩  
 令毛詩曰出入諷諫鹽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善魏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  
 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  
 魯肅於允品是聰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  
 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  
 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



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問曰推以琦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文帝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奉使有不嫌若魏淪盟自官至少府國語曰使術數則吳範趙達以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使

**機**善本作**祥協德**知濟曰此二人以天術數其德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以其德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以其德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以其德也

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第尉領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祿祥也居衣切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機音珠也晉灼曰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此二日

人皆死於王命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躬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敢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收服臨殞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也善曰吳志其喪**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也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在字敬輿翻醉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都尉虞翻醉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詩云衣職有闕惟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謀無遺諂與舉不失策良曰謂智也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遺策動不失其舉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



而與天下爭衡矣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

衡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擗上曰衡

魏氏嘗善本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濟

魏氏曹操也善曰漢書晁浮鄧塞去之舟

下漢陰之衆水名也鄧塞山名言浮舟於下漢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塞後因之以

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羽子羽後因之以

躍順流翰曰言羽者謂其疾也龍躍順流

獵曰杖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

原隰也向高平曰原也五百入為一旅虎步言猛

處也善曰李陵詩曰華謨臣盈室武將連

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連車軌者多也善曰

衡良曰衡車軌也言連車軌也戎車武將所駕故

喻多也喟然有吞江辟古志一宇宙之氣

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然曰言曹操喟

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

大敗走退也辭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

壁江口戰處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

詩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

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

跡遠遁向曰喪失也散車跡也言軍敗人亂

敗餘之兵遁逃也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



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

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

永安故向曰漢王請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

取荊州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孫權破之

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

謀也湘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

于永安宮而殂故云絕命劉備軍既敗遂齊

權襲殺關羽取荊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

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先主遂棄

船還備復敗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

崩瓦解馬鞍山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良

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水也寇敵善

推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善

蓬籠籠之戰子輪不及魏軍於蓬籠之山子

隻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善曰魏

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善曰魏

將韓當逆戰于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

殽匹馬隻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六

財匱也匱曰乏也縮而吳莞善本作然坐乘其敝

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樂也曰莞然笑貌示

氏謂蜀也乞盟謂乞請誓信不相伐也請和也

傳曰聲莫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貌左氏

盟請遂躋天豳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渙與魏曰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

也漢書水為界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

三分天下鼎峙而信其勢莫敢先動也王遠

楚辭注曰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

也百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蓋言其土地廣遠

韓詩章句曰於是講八代之禮蒐愁所三王之

樂王銑曰八代之禮謂三皇五帝也蒐閱也

成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

也告類上帝拱揖群后天也拱揖羣后謂拱

于上帝揖諸侯示無事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

天及五帝也尚書曰頌禘於羣后虎臣毅率循

江而守也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

君任被曰殺敵為果致果為守之毅漢長棘勁鏃

望臚遙而奮振動也棘鏃也鏃風也奮

善曰爾雅曰長刃也說文曰鏃者勇於闢也

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濟曰農工商也四

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又曰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

巨衣反圻也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國也衍行

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乃俾一介行人撫巡



外域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馬獨使也

方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

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

獨使也一介巨象逸駿擾於外閑象銳曰巨大也

閑謂育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

每廐為一閑也明珠瑋寶輝善曰周禮曰天子有十二閑

禮曰玉瑋美也府掌王之庫也金玉玩好曰周珍瑰重跡而

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至奇玩應響而赴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

善曰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輜

荒遠國也言使輕車不行使安撫遠國也軒騁於南荒衝朝蒲息於朔野車也

音義曰薄前切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服之虞而帝業固矣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

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

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大皇既

謂孫亮也浚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權也曰大皇

帝也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

崇信姦回南郡賊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

迎休即位楚謚曰景帝虔修遺憲政無大闕

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雄答曰劉詠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班固漢



守文之良主也

謂翰曰虔故憲法也守文良主

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

位良曰歸命之初故老謂孫皓也

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孫皓乃降晉晉封

歸命侯尚書曰尚典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

陸抗也陸公謂

父故不言名熙興也向曰謇諤正直也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

丞相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

史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諤匪躬之故

周舍之謇諤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盡規已見上文謇諤

施姓也績名也

善曰吳志曰陸抗大司馬荊州

遷將軍魏將諸葛誕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君縵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

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奉承淵

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

將軍魏將諸葛誕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守文之良主也

謂翰曰虔故憲法也守文良主

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降及歸命之初典

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孫皓乃降晉晉封

歸命侯尚書曰尚典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

陸抗也陸公謂

父故不言名熙興也向曰謇諤正直也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

丞相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

史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諤匪躬之故

周舍之謇諤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盡規已見上文謇諤

施姓也績名也

善曰吳志曰陸抗大司馬荊州

遷將軍魏將諸葛誕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君縵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

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奉承淵

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

將軍魏將諸葛誕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詰人機也詰時為中書令倣漢官解元首雖病股

肱猶良善本存字也謂上君也善曰

尚書大傳曰元首愛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

黔首有瓦解之患善本志字作皇家有土崩之釁

良曰葉代也黔首百姓也瓦解土崩謂敗亂

也釁憂也善曰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

樂上書曰何為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

此之時安上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助

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也歷從善曰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拔向曰

數天命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王師謂晉軍

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伐吳也晉善

運曆命曆數也于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

軍王安東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

民奔于邑此善本無句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

溝阜之勢鏡曰吳有堅地高山大川之固而

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藩籬之善曰過非

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曰工輸

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濟古曰工輸

智人也晉大夫胥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

釜而次也引汾水灌之城非自此事而自亡者

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善曰

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楚子築

文選卷之十三

四十一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

制荆揚而掩善本交廣翰曰漢氏謂劉備

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善本曹氏雖功濟諸

序曰善曰諸華已見上思其民怨詩劉公因險善

字有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善本劉公即備

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善本劉公即備

風俗散陋也善本淮南子曰姦偽之生飾

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夫吳桓王基之以

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善本

遠矣權曰太祖謂孫權也善曰周易曰古之聰

明敵智神武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翰

如不殺者夫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翰

善曰論語曰子曰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

尹延篤遷京兆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馨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良曰

之容謂禮節也整亦盡也丹初謂赤心也

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初呂蒙十六隨

鄧當擊賊孫策奇之列置左右其後張昭薦

州軍也孫權破荊州得潘濬識其賢即以荆

係獲也虜獲也善曰呂蒙年十五

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

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

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



獨稱疾不見權遣人橫哀更不能自勝權慰  
 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更不能自勝權慰  
 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  
 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  
 此二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  
 楚名臣便親以中拭其一面濟起下地拜謝  
 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  
 曰識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  
 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  
 武衛以濟周瑜之師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欺  
 信於人勢所偏也人翰曰欺也魏大司馬曹  
 貴北邊權乃遣陸公征之謂遜執鞭鞠躬以  
 是則重陸公之威也陸公謂遜也  
 曹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  
 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

也善曰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  
 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  
 禁衛而攝行王事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  
 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  
 見操書言水步較之不過十萬而各恐懼不  
 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萬而各恐懼不復  
 得精兵五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御與子敬便  
 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御與子敬便在  
 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早宮菲食以善本有  
 載資糧爲軍後援也  
 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筭宮室薄其  
 飲食也菲薄也向曰披張也虛已者亦猶  
 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  
 納謙臣之計也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  
 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故魯肅一面而自  
 託士燮蒙險而效致善本作用命肅曰周  
 託士燮蒙險而效致善本作用命肅曰周



與語甚悅之士變為左皆退獨與肅對飲故云一  
 命也效致也周瑜薦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  
 淮人也周瑜獨引肅去也權曰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  
 成功業不可令去也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爽字  
 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爽字  
 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  
 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  
 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高張公之德而  
 為左將軍燮遣子欽入貨燮高張公之德而  
 省游田之娛曰張昭為軍帥權每田獵常乘  
 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  
 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  
 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  
 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曰年  
 少慮事不能遠慙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君然猶不能已葛瑾也情欲女子之感陸公之  
 屬也諸葛曰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感陸公之

規而除刑法之煩翰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

刑法之煩刑者善曰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

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意所不安

益損益損之議而作三爵之誓

乃勅戒左右曰醉而伏推欲殺之劉基諫而止

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惟大司農劉基起搶擊

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

言殺之皆不屏氣局躋脊以伺子明之疾分

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濟曰子明蒙有疾權欲數見

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濟曰子明蒙有疾權欲數見



其顏復恐勞其起動常穿壁瞻視之見其下  
食則喜不然則夜寢不安也屏氣跼蹐謂窺  
壁之行也時恐其知候而使向曰將軍也  
緩行之也伺謂伺候也而使其勞也屏息也  
聞之哀不自止統有二子權內養於宮中與  
權子同分滋味減其甘美之食以育養也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食者毛詩曰謂天蓋  
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蓋  
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廢所以療護  
者萬方募邦內有愈蒙者賜金千斤欲數見  
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  
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而咄咄其小能  
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  
親臨視陵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  
而乃列封統二子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  
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  
也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  
之節銑曰登壇謂權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

也魯子謂肅也濟曰諸葛瑾使蜀或人謂  
瑾與劉備相通權曰吾施子瑜有死生不易  
之誓子瑜之不信其負吾節削投謂棄也子瑜  
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  
字也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  
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  
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信其負  
吾不負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善本志士咸**  
**得肆力**翰傳曰肆用也善曰孔安國尚**洪規**  
**遠略固不厭**豔豔**夫區區者**也良曰厭安也區  
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  
下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  
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不得天下  
吉投龜詎天而呼曰靈王卜曰余尚不得天  
言曰獸安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也向曰善  
也於豔切



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初都建業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室初都建業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

何宮室輿服蓋慙苦如也子銑曰建業初都建

業羣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初都建

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居宮室車

服蓋如不足堪也慙不足也劉兆穀梁傳注曰

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傳注曰

慙不足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精善本作担修字濟曰中業謂權中

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修

也善曰担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粗略

古切才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

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美翰曰言雖醇醲之化

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

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善曰杜預左

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地方幾萬里帶甲將

日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百萬其野沃其民練

謂習戰事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

幾音其近也利其財豐東負蒼海西阻險塞

負恃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

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

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向曰御理也曹洪與

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

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

敦率遺典勤民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

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



孫權遺法也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善本有長世永

年未有危亡之患善本有也字曰左氏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

兵人之存亡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

然曰吳之存亡不由蜀也善曰左氏傳宮之

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濟曰其險狹無

轂兵車也善曰長轂梁傳曰長川阨流迅水

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眾無

施用也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舳 逐 艦 盧 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反船也

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曰善曰漢書

曰自尋陽浮江舳艦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

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言故劉氏之伐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陸公謂孫子

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

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

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善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

或欲機械以御其變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

石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爲險阻機拔兵器之

搃名也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



械天子摠羣議善本作而咨之大司馬陸公

善本更有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

無可遏之理也銑曰天子謂陸公謂抗也

水四瀆也無過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

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宣通也善曰國語太

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下藪澤也而其氣幸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

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

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有向曰言彼此皆

日言晉人所長巧也晉人又即於棄其所以就

水戰是屈其力也

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待禽耳是善

助貧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

五左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

也資我逮步聞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

以誘群蠻翰曰西陵督步軍也又重以幣帛

招誘羣蠻同為背叛也寶猶堅也善曰國

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

千金之幣厚遺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

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

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此論之大邦謂晉也

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

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

身也又以前蜀中兵雲翔而東下至於順流

而秦王曰浴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

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



飛遵傳曰遵循也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衡苦

反坑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

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深溝高壘按甲養威

反虜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

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濟曰謂反虜謂也

謂投晉也勳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

太半言疆半也銑曰伐國取人曰俘獻謂

獻以生虜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

彦等徑赴西陵勳曰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

故市內以圍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

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

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慮距胤

身率五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道

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歸胤等引還抗遂陷

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

獻楚俘于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言陸

抗之謀豈欺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公自是

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公自是

蜂燧罕警封域寡虞翰曰自陸公一捷則蜂

界少其虞備也善曰陸公沒而潛謀兆吳

豐深而六師駭潛謀曰言陸抗亡後而始孫皓無

道取豐日深而六軍於是驚駭也夫太康之

兆始也善曰倉頡篇曰駭驚也夫太康之

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濟曰晉太康時兵衆未

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

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者由陸公亡後



將也無良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翰曰孫

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

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

也愈少也向時謂蜀魏也善曰吳志曰孫

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

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南而邦家顛

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然與也銑曰邦家顛覆宗廟為墟者蓋以陸

公亡而邦國之人善曰詩大雅文也易曰湯

謂豈不如此也善曰詩大雅文也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玄謂

太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有理世而不極則善

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

則德不亂形不極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

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

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

國之恃險也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

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

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在山河之固此魏吳之興

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翰曰

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

由用也孫卿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

天地人也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

其財人有其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

則感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

捨善本作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地夫四州

捨善字



之氓善本作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之俊也

濟曰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山川之險易

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器也先政之

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善本有何哉所以

用之者失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

之也故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

也王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

人和寬冲以誘俊又善本作之謀慈和以結

士民之愛銑曰誘進也俊又謂賢是以其安

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

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

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翰曰上下行其惠而及

於上上下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

有顛躬之義授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

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

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微子

將朝社稷無所立也乃志動心悲周大夫行

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若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處

見麥秀之蘩蘩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

卷之三

三

周也



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